

## 透天，光

狹長的老透天厝，被搖晃的聲影，浮印成一道道時光。在各種光裡，那幢老透天就這麼保護著一個大大的家。

以前我們家是大家庭，伯父家住三樓，二樓是我們這家。而四樓除了是公共晾衣場，也堆滿半世紀前，開米店時所留下的秤、米袋、算盤，還有一本本翻開就可能破碎的阿公的帳冊。

阿公離開後，一樓就是阿嬤一個人睡的地方了。起床後，阿嬤會先拿起她的高粱掃把，掃過門口的「亭仔腳」，接著才上二樓，走到長廊盡頭的神明廳堂。

## 晨光

「南—無—觀世音菩—薩，南—無—觀世音菩—薩……」在手機出現之前，這款鬧鈴聲響滿了大半童年的晨光。當時我以為，每天叫我起床的，就是住在錄音機裡的觀世音菩薩。

阿嬤點起的檀香，還沒暈散到整層樓，半成熟的日光已把整道長廊透了開來。而每個季節的光，踏著的姿態都不大一樣。

夏天早晨的長廊是透涼的。帶著睏意，在反覆播送的誦經中走向神壇，每一步都無法自拔，直到被盡頭的光吞噬了整身，才會完全甦醒；冬天的晨光把長廊踩成行板進行曲，儘管冰冷磁磚的裂痕裡，還藏有前一晚的寒氣，準備從廊道通往廳堂的人，也會在光的引領下，把落滿整地的呵欠聲變成毯子，從容行走。

然而，不管哪個季節，晨光下的廳堂，總有阿嬤守在神桌旁。她誦著佛號，祈求全家每個身子的平安健康，任由香的煙將她隨意纏繞，阿嬤手裡的佛珠，就像希望的轉輪，忽快忽慢的，卻沒停下的打算。

木製的神明桌是似黑的酒紅色，那尊由「太祖」傳下來的觀世音菩薩正在中央穩穩盤坐著，祂不帶情緒，俯視著阿嬤嘴裡迴旋式的呢喃。

陽光越來越囂張，終於把整個廳堂的煙霧與曖昧掀開。唯獨神明燈，絲毫不受干擾，好像他們就是專為觀世音菩薩而亮，保護祂的寶座就是他們的責任一樣，所有不小心闖進神明世界的晨光，還沒來得及掙扎，都瞬間黯然失色，墜落成為神桌底下的影子。而從卡帶中吟出的佛號，持續將這些失意的晨光凝結成一整片屬於神龕的平靜。

「喀——」計數器上的數字每增加一次，代表佛珠串又轉了一輪。阿嬤握著的計數器如迷你鏡子，總有意無意地，將窗外那顆日頭反射進來。

趁佛珠串轉進新的輪迴前，我總會甩出一句：「阿嬤敖早！」試圖在晨光和神明的角力中，讓自己得到一些存在感；然而，一句「阿嬤敖早。」卻像拋物時的慣性一樣，常常在被喊出之後，又很快的沉下，淹沒在錄音機放送的佛號裡。

阿嬤越老，耳朵的重聽就越嚴重。日子的推進下，我的一句「阿嬤敖早！」要一次喊得比一次大聲了，直到阿嬤終於發現我在身後，才回頭向我微笑。

穿越長廊，穿越老透天的潮濕黑暗，廳堂散發出一整片被晨光照亮的檀香。在神明喜愛的旋律裡，阿嬤的手指，虔誠地揉著一株一株向菩薩祈求的願望，靜靜地等著，即將從整夜夢裡醒來的家。

廳堂的晨光，穿越長廊成了我童年的日常，它反覆地堆疊，讓年歲在日子的縫隙中，偷偷累積著侵蝕力量——天花板被香的煙燻得一年比一年更黃，鐵窗花再怎麼補漆，鏽斑依舊一年比一年猖狂。

而當時的我，只懂得在日子的縫隙中，努力塞進一句「阿嬤敖早！」。

可能為了展現老師教的道德倫理？為了展現爸媽教的禮貌？為了——在看似只容得下陽光與神佛的廳堂裡，讓阿嬤得到早晨的驚喜？

我不知道。

「阿媽敖早！」

我只知道，阿嬤越來越老，在晨光下等待她一抹微笑的時間，也一年比一年長。

## 孤燈

晚餐之後，廳堂裡只剩亮在菩薩和祖先身旁兩盞紅光，和一些從窗外掉落進

來的稀疏路燈。透天厝裡，大家開始忙起各自的事。

我常常趁媽媽去洗澡、爸爸去買東西時，跑出房間，拋下無趣的圈詞練習或算不出來的數學，奔跑在長廊的壁燈下，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好長。跑著跑著，直到壁燈的光再也捉不住我的影子時，就到樓梯口了。我會放輕步伐，放輕急促的喘息，用耳朵靜靜確認——春風起了嗎？

「孤夜無伴守燈下，春風對面吹……」那一陣被阿嬤望著의春風，不論甚麼季節，都會固定在這個時候，被老透天另一端的燈火吹起，呼喚我的窺視與好奇。

那是阿嬤洗衣服時，與卡帶合唱的聲音，斷斷續續。

我循著聲音，一階一階走下樓，「……十七八歲未出嫁，想著少年家……」，直到看見深處的那盞孤燈，照在洗衣的台上，照在滿是裂痕的牆上，照在正洗著衣的阿嬤身上。不同於二樓長廊亮滿整夜的壁燈，這盞燈，只會在此刻，隨阿嬤哼著的春風一齊發生。

站在暗處，我望見春風，把那盞孤燈吹得忽明忽滅。

駝著背，阿嬤洗衣洗得吃力，卻始終一臉平靜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時空裡。我當時實在不懂，為何阿嬤總是不肯讓別人幫她洗衣，也不懂阿嬤為何不讓人買洗衣機給她，更不懂這首歌對她到底有甚麼意義。

直到長大一點後，我才知道，那些年，盼著在海南島當軍伕的阿公歸來的她，總會在獨處的時光中，唱著這首〈望春風〉。除了洗衣服，每晚哄大姑入睡的搖籃曲，也是這些旋律。等著阿公的每天，她看著懷裡的大姑，常常哼著哼著就落淚了。

我也才突然明白，阿嬤始終不願意放棄的洗衣時光，對她來說是多麼的重要——她能在片刻中，緊緊抓回她所依戀的過去。藉著一個人哼著的望春風，藉著一個人面對著的洗衣台。

每晚，在老透天深處亮著的這道光，充滿水晶肥皂的味道，充滿洗衣板上的搓揉聲，充滿收音機高亢的女聲，也充滿阿嬤在日常中對丈夫的想念。一直以來，那份思念被她好好隱藏著。

她藏在深處，變成了這盞孤燈，而我就在不遠的暗處，偷偷瞧著。

阿嬤將洗好的衣服甩平之後，一一晾起，轉身關掉了音樂。此時，那盞孤燈不再忽明忽滅了，而是亮得好堅定。

當阿嬤背著光，往暗中的我靠近時，我會慌慌張張地跑上二樓，然後「再」走下樓。不一樣的是，這次我會打開樓梯燈，並裝得一副從容，大喊一聲：「阿嬤！」

「你落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欲去便所阿！媽媽在洗身軀！」

「喔緊去。阿你等等順煞甲我洗衣服那裏的電火關掉！」

「好！阿嬤估奈！」

「估奈估奈！要好好讀冊喔！」

「我知！」

看著阿嬤的背影轉進房間後，我不會真的進去廁所。偷溜下樓的我，其實只是很羨慕阿嬤可以有那麼一個自己的小世界，只是想體會在黑暗的透天厝裡，有一盞孤燈為自己亮著的感覺是甚麼，如此而已。我總是聞了聞水晶肥皂的香味後，才把洗衣台上的那盞燈關掉。

「月娘笑阮憨大呆，被風騙不知」，唱著有「憨大呆」的這句歌詞，我才心滿意足地往樓上走。一邊哼著那首孤燈下的旋律，一邊也就把討厭的家庭作業寫完了。

## 亭仔腳的電火

直到國小中年級時，我才知道「亭仔腳」就是「騎樓」的意思。我家的透天厝是騎樓式的，社會課本上說，這種設計是為了適應台灣多雨的氣候，我倒認為，不管陰天雨天，它都是拿來停車的。亭仔腳還有另外一個功能，就是給燕子築巢。春天一到，我們家與鄰居家就會陷入一種競爭關係——看那年春天，燕子媽媽會選哪一戶來築牠的家。

「今年沒鳥巢，等明年了！」輸掉競賽時，阿嬤總會這樣子說。表面上有些不服氣，卻也會安慰自己：「安內嘛好！不然到時亭仔腳都是鳥屎，你爸的車也要一直清，麻煩！」；贏了比賽時，則會說：「今年會好運喔！」幾年後，鄰居開始耍起小手段，我們家就決定退出這場燕子競爭了——鄰居在亭仔腳的天花板與柱子接合處，訂了一個鐵板，試著引誘燕子到他們的亭下築巢。

除了燕子競賽，對亭仔腳的印象，還有天花板上那一盞不能被點亮的燈。

「免開啦！日頭這麼大，開這電火浪費電。」調皮的堂哥，總是喜歡把玩門後的那道開關，直到阿嬤開始斥責，才甘願罷休。「嚟開啦！浪費電！有路燈就夠了！」就算是晚上，這盞燈也是被阿嬤「冰凍」的。

在我與堂哥調皮的童年裡，阿嬤訂下許多禁忌，其中就包含「不能開亭仔腳的燈」。有一次，堂哥趁阿嬤睡覺時，偷溜下來「探險」，反覆的開關著那盞燈，結果上樓前忘記關了，那盞燈便一直亮到隔天。堂哥那次「嚴重破壞規則」後，失去了整整一星期份量的點心——放學回家後，都沒等到阿嬤為他炸年糕。

燕子飛過了幾趟春天，漸漸長大的堂哥與我，決定好好呵護阿嬤的亭仔腳規則，放任那道門後的開關卡灰，讓亭仔腳的燈乖乖暗著，好久。

直到那一天，這個規則完完全全被打破。

被伯父打破、被爸爸打破、被姑姑打破，被我們這些孫子打破。

這次的亭仔腳不再停車，不再等燕子。亭仔腳的燈大膽亮著，沒有等到任何的斥罵聲，卻等到把整個騎樓包覆得緊緊的帆布，還有就快要堆放不下的花籃。

亭仔腳的燈大膽亮著，「南——無——觀——世——音——菩薩」變了調，從晨光中的廳堂，延伸到了亭仔腳。

佛珠繞著歸零的計數器，靜靜被放在冰櫃旁的桌子上。滾動在晨光下的希望轉輪，停止在阿嬤手上。

每一場法會，嘴裡的經文不曾停下。整個家，埋首於一本本的經書中。在和尚的帶領下，亭仔腳塞滿了祈禱。被日夜誦著的經文，成串地堆疊在眼角的淚水中和大家慘白的面容上，堆疊在黑衣的袖上和金紙燒起的煙裡，堆疊在一朵朵紙蓮花中和眼花撩亂的罐頭塔。

那段日子裡，用盡全力把老透天厝穿透開來的，不是晨光，而是滿滿誦經的聲音。好像整個家都在努力——努力地要在最後，把阿嬤用一生在晨光下為我們唸的那些，全都還給她。

「南—無—觀—世—音—菩薩……南—無—觀—世—音—菩薩」我依舊在每個晨光的檀香裡，向阿嬤說阿嬤敖早。

亭仔腳的燈，主宰了整整四十九個夜。這些夜裡，我總會在紙元寶摺到一半時，抬頭看看天花板，凝視著亭仔腳的燈。有一次，我和堂哥一齊抬頭，我見他抿起了嘴，別過頭輕輕地說：「這麼多年來，這盞燈終於被解凍了。」。

「孤夜無伴守燈下，春風對面吹……」在亭仔腳的燈下，我停不下用記憶去窺視當時孤燈下的洗衣台和水晶肥皂的香，窺視從今以後不再被吹起的那些春風。

「南一無一觀一世一音一菩薩，南一無一觀一世一音一菩薩……」我依舊在每個晨光的檀香裡，向阿嬤說阿嬤敖早。只是我不再大聲呼喊。

不用大聲呼喊。只要在心裡輕輕的說著就好，就像跟神祈禱時的呢喃一樣。

輕輕的就好。

因為就在那裡，照片裡的阿嬤就在那裡，一直掛著那抹微笑。

## 光了

在阿嬤離開後沒幾年，老透天被伯父改建了。

洗衣台被拆光了，廳堂神明桌被搬光了，阿嬤的房間也被收光了。

聽說透天厝的舊物之所以被清光，是因為伯父常常睹物思人犯惆悵。

儘管透天厝光了。這些年來，屬於阿嬤的光，仍不時藉著那些毫無預警的思念，在我心底微微地亮啊亮。

忽明忽滅的，一下子阿嬤估奈，一下子阿嬤敖早。